

Processo n.º 248/2023

(Autos de recurso contencioso)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 11 de Janeiro de 2024

Assuntos:

- 澳門臨時居留權續期及“通常居住”

SUMÁRIO:

I – “通常居住”地是指一個人生活所在的地方，指個人及職業的中心地，無論離開多長時間，最終亦會返回之地方。關於常居地，葡萄牙學者亦指出：“é onde a pessoa vive normalmente, onde costuma regressar após ausências mais curtas ou mais longas (Mota Pinto. *Teor. Ger. Dir. Civ.*, 3.^a ed.-258).”

II – 無論 3 月 17 日之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或 8 月 16 日之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皆要求獲得臨時居留澳門之人士須以澳門為“常居地”。

III - 細心分析 8 月 16 日之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之內容，應得出下述之結論：

- 1) – 在第一款所述之情況下，立法者授予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

一個羈束權力(*poder vinculado*)，即後者無選擇的空間，當符合事實前提時，只能作出廢止的決定。

2) – 不同的是，在第 2 款所述之情況下，立法者授予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一個自由裁量權(*poder discricionário*)，後者有選擇的空間，可以廢止，亦可以不廢止，一切視實際情況及選擇一個對保護公共利益最為有效的決定。

IV – 在申請澳門臨時居留權續期事宜方面，我們認為：

(1) – 原則上，獲批居留權的人士須以澳門為生活中心，所以無論在首次獲批，或有關證件續期時，有權限當局應按照適用的法律提醒有關人士，以免給人感覺「事後補做」(或遊戲結束時才告訴當事人遊戲規則)。

(2) – 因為一些特殊原因或狀況，而且附具充份的理由說明及證據，可以不要求獲批人士在澳門每年居住 183 日或以上，一如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所述的一些情況，行政當局應因應每宗個案，以事實為依據作出全面、準確及客觀的分析及判斷，尤其是在否決當事人的請求時，應附充份的理由說明。

O Relator,

Fong Man Chong

Processo n.º 248/2023

(Autos de recurso contencioso)

Data : 11 de Janeiro de 2024

Recorrentes : - A
- B
- C
- D (*menor, representada pelos seus pais A e B*)

Entidade Recorrida : -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

ACORDAM OS JUÍZES N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 RELATÓRIO

A, B, C e D (*menor, representada pelos seus pais A e B*), Recorrentes, devidamente identificados nos autos, discordando do despacho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datado de 20/01/2023, vieram, em 03/04/2023, interpor o recurso contencioso para este TSI,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26 a 38,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1. 本次司法上訴所針對之行為係經濟財政司司長於 2023 年 1 月 20 日作出的批示，該批示為不批准四名司法上訴人 A、B、C 及 D 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2. 然而，四名司法上訴人並不認同，並認為被訴的行政行為存有瑕疵。

(i) 事實前提錯誤

3. 首先，四名司法上訴人並非故意不返回澳門，而是因為工作及學習的原因而無法返回澳門。

4. 事實上，自 2013 年起，第一司法上訴人已被公司派駐廣東地區業務代表，以便負責國內市場的產品開發，及國內片區處理業務。

5. 而第二司法上訴人亦自 2013 年起已被公司聘為駐廣東地區業務代表，以便負責國內市場的產品開發，及國內片區處理業務。

6. 同時，由於第三及第四司法上訴人因年紀尚小，故第一司法上訴人也將他們留在身邊照顧。

7. 事實上，第三司法上訴人在 2018 年前仍為未成年人及第四司法上訴人當時為未成年人，根本無能力照顧自己，故第一司法上訴人亦無可能將他們留在澳門，無人照顧。

8. 要強調的是，第一及第二司法上訴人在國內工作是被公司派駐的；而第三及第四司法上訴人是基於未成年及學習原因而在國內的。

9. 由此可見，第一及第二司法上訴人在國內工作，是代表澳門公司在內地處理業務，是公司派駐的，其經營的澳門公司從未中斷業務。其他司法上訴人留在國內工作及學習均非基於其個人意願亦是客觀原因導致的。

10. 此外，眾所周知，從 2019 年年尾至 2022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斷爆發，波及多個國家，國際、澳門及中國國內航班均大受影響。而長期以來，入境澳門的人士，都需要遵守隔離措施。

11. 四名司法上訴人由於工作及學習地址均在國內，故四名司法上訴人無法隨便離開國內，前來澳門。

12. 而且，四名司法上訴人如在回澳時係需進行醫學隔離，那麼，便會對他們的工作及學習造成極大阻礙及影響。

13. 因此，考慮到以上眾多因素，四名司法上訴人為避免染疫，根本不敢輕易乘搭航班返回澳門。

14.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合理預見並且無法避免其後果，因此，在疫情期間，四名司法上訴人未能返回澳門的事實不能對其作出歸責。

15. 綜上，四名司法上訴人是因為合理障礙或不可抗力原因才沒有在澳門留宿。

16. 然而，被訴的行政行為卻沒有考慮相關情況，故其作出的決定係患有事實前提錯誤的瑕疵。

17.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規定，被訴的行政行為應予撤銷。

(ii) 錯誤解釋及適用法律，因四名司法上訴人符合臨時居留許可的續期條件

18. 其次，從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9 條可見，不論是根據法律規定的「重大投資」獲批准臨時居留許可，抑或是對於臨時居留許可的續期，上引法律均沒有提及需附加「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的這一要件。

19. 第 19 條第 2 款僅僅指出，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唯一條件是「維持其最初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前提」。且上述條文中亦沒有提及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需要考慮其他相關可適用的法例條文中所規定的條件。

20. 簡而言之，倘若投資者申請臨時居留續期，法律僅要求的是投資者須維持最初被批准居留許可的前提。

21. 此外，在本案中，由臨時居留許可首次申請及兩次續期申請中，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從未明確向四名司法上訴人作出書面通知，要求在申請及續期期間，需要在本澳居住。

22. 事實上，第一司法上訴人於 2012 年 3 月 8 日以及期後申請續期時所簽署的《申請人之聲明》中，並沒有如被訴批示中所述，係有提及“知悉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須遵守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23. 相反，卷宗內的申請文件僅僅提及“本人已知悉自提交申請之日起直至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均須遵守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

24. 另外，《申請人之聲明》第 10 點所提及的內容，只是引用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8 條，即有關申請人在獲批臨時居留期間時應要維持的條件——保持居留許可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

25.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從來沒有把居住在澳門這一條件放在《申請人之聲明》中，亦沒有明示提醒申請人在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後須居住在澳門。

26. 假設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認為居住在澳門是重大條件，且該條件是會直接影響四名司法上訴人續期居留申請之成敗，則應該如前述的《申請人之聲明》第 10 點那樣，清楚列

明，且明確指出需要遵守有關逗留澳門的法律規定(當時生效的法律是第 4/2003 號法律《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及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規章》)。

27. 事實上，相關的條件屬於一項否決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要件，如無清楚列明，四名司法上訴人豈會清楚知道有關規定?!

28. 綜上，不論是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 條及第 19 條規定，抑或是根據《申請人之聲明》，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都沒有提及在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時，需附加「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的這一要件。

29. 正如我們所見，第一司法上訴人一直持續不斷地經營「XXX 有限公司」這一公司。

30. 即使澳門受新冠疫情的重大影響，第一司法上訴人仍然不間斷地維持經營「XXX 有限公司」(尤其是新冠疫情爆發後，儘管公司錄得虧損，仍然繼續堅守下去，響應政府號召，維持本地就業，沒有對公司裁員，與員工一起走過抗疫的艱難)。

31. 事實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亦曾對「XXX 有限公司」進行現場營運場巡查，調查結果為有實際營業及運作。

32. 因此，可以說的是，第一司法上訴人自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起至今，都是一直持續不斷地經營「XXX 有限公司」，沒有停止，符合最初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前提。

33. 另外，四名司法上訴人在沒有被明確書面通知下，也不知道在申請及續期期間，需要在本澳居住。

34. 綜上所述，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9 條之規定，本案已符合批准四名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35. 然而，被訴的行政行為卻作出相反決定，自行添加「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這一要件，屬錯誤解釋及適用法律。

36. 故法庭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規定，撤銷被訴的行政行為。

(iii) 錯誤解釋及適用法律—違反法律在時間上之適用的一般原則

37. 在被訴的批示中提及，本案是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3)項及第 3 款的規定，從而不批准四名司法上訴人的續期申請。

38. 然而，對於上述法律觀點，四名司法上訴人不予認同。因為補充適用只有在原法規沒有規範時，才可以補充適用，如果法規已做規範，那麼便不存在補充適用的空間。

39. 事實上，第 16/2021 號法律第 104 條也已明確規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留制度》及第 7/2007 號行政法規在被其他法規修改、暫停實施或廢止前，繼續產生法律效力。

40. 此外，考慮到第 16/2021 號法律在 2021 年 11 月才開始生效，而第一至第四司法上訴人提出續期申請的時間為 2019 年 6 月 4 日，因此，基於《民法典》第 11 條規定的法律在時間上之適用的一般原則，相關規定不具有追溯力，並不適用於本個案。

41. 綜上，有關被訴的行為屬錯誤解釋及適用法律，法庭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之規定，撤銷被訴的行政行為。

(iv) 錯誤解釋及適用法律—因為四名司法上訴人的情況係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之規定

42. 即使法庭認為第 16/2021 號法律適用於本個案，四名司法上訴人的情況，也應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之規定。

43. 根據第 16/2021 號法律第 97 條及第 106 條規定，結合第 16/2021 號法律在 2021 年 8 月 16 日公佈，故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之規定，可適用在四名司法上訴人身上。

44. 根據該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之規定：為適用第二款(三)項的規定，居留許可持有人頻繁及有規律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就學、從事有償職業活動或從事企業活動但沒有留宿，不視為不再通常居住。

45. 正如卷宗內的資料顯示，第一司法上訴人自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至今，一直持續及不間斷地在本澳經營「XXX 有限公司」這一公司。

46. 因此，即使四名司法上訴人很少進入澳門，或在澳門留宿，但其一直持續及不間斷地在本澳經營企業的情況，完全符合上引條文中所述的“從事有償職業活動或從事企業活動”。

47. 故四名司法上訴人屬“不視為不再通常居住”的情況。

48. 換言之，四名司法上訴人應被視為有在澳門通常居住，因已符合第 16/2021 號

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之規定。

49. 然而，被訴的行政行為卻沒有考慮上述條文，而直接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第(3)項及第 3 款之規定，顯然屬錯誤解釋及適用法律。

50. 因此，法庭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 條之規定，撤銷被訴的行政行為。

*

Citada a Entidade Recorrida, o **Senhor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veio contestar o recurso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66 a 70,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一、被訴實體於 2023 年 1 月 20 日作出的不批准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的決定不沾有司法上訴人所指的瑕疵。

二、行政當局沒有錯誤判斷其等沒有在本澳通常居住，且其等亦沒有不在澳的合理原因。

三、分析是否符合通常居住，除了考慮個人的居住地點以外，還關乎個人的生活中心及其在該地建立的各種(法律)關係，且該等關係必需是“實際且固定的”(efectivo e estável)。

四、眾司法上訴人每年留澳日數極少，有些年份甚至沒有進入澳門，各人長期在外生活/就讀，與家人在外生活，與澳門的連繫僅有第一司法上訴人在澳的投資而已。

五、澳門居民從未被禁止進入澳門，這是取所週知的事實。

六、內地部門與澳門政府一直就通關措施緊密溝通，保持澳門及內地，人員順利通關，疫情開始至今一直有澳門居民往返內地，可見疫情並非影響司法上訴人從內地到澳門的阻礙。

七、而且，司法上訴人不在澳門的情況在疫情前已經如此，顯然其等不在澳與疫情並無太大關係。

八、司法上訴人屬因個人意願將生活中心維持設於澳門以外的地方，而澳門只是一個不時有需要時才來的地方。

九、選擇適合的居住地是正常不過的事，然而，這亦是許多投資移民申請人所同樣面對的事——在移居到澳門還是留在原居地之間作出選擇。

十、司法上訴人以上所稱不在澳的理由，全不屬不可抗力或非其等可操縱的原因，

顯然是司法上訴人選擇在內地居住原因而已。

十一、值得提出的是，事實上已有不少人才透過居留計劃到澳門發展，為澳門作出貢獻，他們攜家帶眷，到澳門工作、就讀、居住，落地生根。

十二、司法上訴人並非暫持不在澳，而是從未移居澳門，未與澳門建立任何連繫。

十三、為著居留許可效力，司法上訴人不在澳的時間不能按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4 款的規定被視為在澳門通常居住。

十四、在沒有足夠強的聯繫之下，難以體現司法上訴人符合常居澳門的條件。

十五、從司法上訴人的留澳天數、不在澳的理由及其生活中心等事實可反映出其等客觀上根本未在澳門展開其個人生活，亦未與澳門建立任何實際且固定的聯繫，故不符合有關常居澳門的要求。

十六、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三)項有關通常居住於澳門的規定適用於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

十七、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第 23 條明確規定補充適用入境 逗留及定居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般制度，當中包括第 16/202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

十八、不論第 16/2021 號法律(新的出入境一般法律)，還是被這法律廢止的第 4/2003 號法律(舊的出入境一般法律)，兩者對居留許可持有人必須在澳門“通常居住”的條件皆為一致。

十九、司法上訴人一直需遵守通常居住要求是十分清楚及明確的。

二十、新的出入境一般法律(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5 款對“通常居住”這一不確定概念作出實質性解釋，具體指出不在澳門留宿但仍需具備與澳門的強烈連繫，即頻繁及有規律來澳生活這一前提。

二十一、司法上訴人來澳極少，其等遠遠不屬“頻繁”來澳，更無“規律”可言。

*

O Digno. Magistrad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junto do TSI emitiu o
douto parecer de fls. 203 a 205, pugnando pelo improvimento do recurso.

*

Foram colhidos os vistos legais.

Cumpra analisar e decidir.

* * *

II –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ste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em razão da nacionalidade, matéria e hierarquia.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e não há nulidades.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 e são dotadas de legitimidade *“ad causam”* .

Não há exceções ou questões prévia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 * *

III – FACTOS

São os seguintes elementos, extraíd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e do processo administrativo com interesse para a decisão da causa:

經濟財政司司長意見

根據第 3/2020 號行政命令所授予之權限, 同意本建議書的分析, 並按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3 條補充適用的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3)項及第 3 款的規定, 不批准申請人和其惠及的家團成員的續期申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

李偉農

2023 年 1 月 20 日

*

事由：審查臨時居留許可申請

居留事務處經理：

1. 利害關係人身份資料如下：

序號	姓名	關係	證件/編號	證件有效期	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至	首次提出惠及申請日期
1	A(A)	申請人	中國護照 XXX	2021/12/22	2019/04/24	不適用
2	B(B)	配偶	中國護照 XXX	2029/05/15	2019/04/24	2012/03/08
3	C(C)	卑親屬	中國護照 XXX	2021/05/31	2019/04/24	2012/03/08
4	D(D)	卑親屬	中國護照 XXX	2021/05/31	2019/04/24	2012/03/08

2. 申請人於 2013 年 8 月 29 日首次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申請。

3.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申請人仍與其配偶存有持續的婚姻關係。

4. 為更嚴謹地確認申請人與其上述卑親屬之間的親子關係，申請人於首次申請已提交有關親子關係之佐證文件。

5.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暫未發現申請人、配偶及卑親屬 **C** 有刑事違法的情況。

6. 為續期目的，申請人向本局提交有關的投資證明文件，有關資料如下(見第 32 至 116 頁文件)：

商業名稱：XXX 有限公司(見第 33 頁)

註冊資本：100,000.00 澳門元(見第 33 頁)

佔股比例：29.5%，即 29,500.00 澳門元(見第 37 頁)

所營事業：男、女服裝，皮鞋，皮具，眼鏡零售；出入口貿易(見第 33 頁)

營運地址：

(1) 澳門 XXX(租賃)(見第 8 及 112 至 115 頁文件)；

(2) 澳門 XXX(租賃)(見第 8 及 100 至 111 頁文件)。

7. 為檢視重大投資狀況，本局於 2018 年 10 月 5 日對“XXX 有限公司”的營運場所“澳門 XXX”及“澳門 XXX”進行現場營運場所巡查，根據巡查報告，從投資項目現場內外巡查及其他客觀證據資料顯示，有關申請人之重大投資項目具有實際營業及運作之跡象(見第 282 至 286 頁)。

8. 此外，本局於 2021 年 1 月 12 日透過第 OF/00032/DJFR/2021 號公函向治安警察局索取申請人及家團成員的出入境紀錄及有關資料如下(見第 189 至 199 頁)：

期間	申請人的留澳日數
----	----------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24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4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45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7

期間	配偶的留澳日數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18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11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23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0

期間	卑親屬 C 的留澳日數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7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7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10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0

期間	卑親屬 D 的留澳日數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7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7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4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0

根據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的出入境記錄，不足以顯示其以澳門作為生活中心，不再符合維持臨時居留許可之條件。

9. 基於上述情況，不利於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是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故本局

於 2021 年 1 月 25 日對利害關係人進行了書面聽證(見第 200 至 208 頁)。隨後,申請人於 2021 年 2 月 18 日及 2 月 24 日提交了回覆意見及相關證明文件(見第 209 至 263 頁),有關內容主要指出如下:

(1) 申請人指,自首次向本局提交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直至收到公函期間,並在 2017 年 3 月 21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未曾獲本局知會或書面通知指出申請人及家團成員須長期居住於澳門境內及須居留的日數,亦未曾獲告知倘長期居留在澳門的日數不是會導致影響其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2) 申請人又指出,其在“XXX 有限公司”是股東,因熟識國內各方面資源及條件,所以亦兼職國內市場的產品開發,負責國內片區處理業務,公司就此亦有入職財政局及交社保,故此希望配偶和兩名女兒陪伴在側,法律亦不可能要求我們分開居住,不合情與理。另外,申請人之父母年紀老邁八十歲了,需要照顧,現跟隨一起居住,以盡孝心。

(3)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八條之規定“一、在任何形式之行政活動中,以及在行政活動之任何階段,公共行政當局與私人均應依善意規則行事及建立關係。二、遵守上款規定時,應考慮在具體情況下需重視之法律基本價值,尤其考慮: a) 有關活動使相對人產生之信賴; b) 已實行之活動所擬達致之目的。”

(4) 申請人又稱,其本人及家團成員顯然並不知悉長期居留在澳門的日數不足會導致居留許可失效,故本局擬作出之不利認定沾有違反善意原則之瑕疵,故強烈建議本局認真交代前後不一對待之矛盾及妥善處理因此可能所呈現之不公。

(5) 最後,申請人指其本人及家團成員在申請居留許可續期期間內,一直按照本局要求維持法律狀況不變,本局亦不曾有異議。申請人及家團成員一直視本澳為生活中心,望本局處理其申請與過往獲批時一致方法處理,以確立本局之公信力。綜上所述,申請人懇請本局根據其等所提供客觀情況和證據,仍然符合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條件予以正面考慮。

(6) 同時,申請人在回覆中附上“XXX 有限公司”從 2013 年起聘請其為公司駐廣東地區業務代表之聲明書及相關佐證文件。

10. 就上述回覆意見,茲分析如下:

(1)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補充適用的第 16/2021 號法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三)項之規定,利害關係人應在臨時居留期間維持申請居留許可的前提或要件、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以及在澳通常居住;

(2) 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四條第四款規定:在斷定利害關係人是否已不再通常居於澳門時,須考慮其個人情況及不在澳門的情況,包括:(一)不在澳門的原因、期間及次數;(二)

是否在澳門有慣常住所；(三)是否受僱於澳門的機構；(四)其主要家庭成員，尤其是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所在；

(3) 根據 2017 年至 2020 年間的出入境記錄，申請人的留澳日數分別為 24、24、45 及 7 日，4 年間每年入境澳門次數分別為 5、5、12 及 1 次，每次留澳 2 至 10 日不等；配偶 **B** 於上述期間的留澳日數分別為 18、11、23 及 0 日，每年入境澳門次數分別為 5、3、7 及 0 次，四年間每次留澳 2 至 4 日不等，自 2019 年 11 月 2 日離開澳門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沒有任何入境澳門記錄；卑親屬 **C** 於上述期間的留澳日數分別為 7、7、10 及 0 日，每年入境澳門次數分別為 2、2、3 及 0 次，每次留澳 2 至 4 日不等，自 2019 年 11 月 2 日離開澳門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再沒有任何入境澳門記錄；卑親屬 **D** 於上述期間的留澳日數分別為 7、7、4 及 0 日，每年入境澳門次數分別為 2、2、1 及 0 次，每次留澳 3 至 4 日不等，自 2019 年 2 月 9 日離開澳門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再沒有任何入境澳門記錄，根據利害關係人的出入境記錄，顯示其等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大部份時間不在澳門；

(4) 根據申請人透過臨時居留申請書，申報其本人、配偶及兩名卑親屬均居住於“廣東省 XXX”（見第 1、9 至 11 頁），再配合利害關係人入境本澳的期間及次數，難以反映其等在澳門設有慣常居所。

(5) 根據申請人在臨時居留申請書上申報的家庭狀況資料（見第 3 至 4 頁），申請人自 2009 年起受聘於“河源市 YYY 有限公司”擔任“總經理”，其配偶自 2009 年起受聘於同一機構擔任“出納員”，再加上申請人在書面回覆中附上“XXX 有限公司”從 2013 年起聘請其為公司駐廣東地區業務代表之聲明書，反映申請人及配偶的工作中心不在本澳，除此之外，卑親屬 **C** 和 **D** 自 2009 年起一直就讀於河源市，由此可反映，其等的日常事務並未圍繞本澳開展，亦未有以本澳為生活中心。

(6) 另外，根據申請人申報的家庭狀況資料，申請人、配偶、尊親屬和兩名卑親屬目前均居住於中國廣東（見第 3 至 4 頁），綜觀整個家庭的主要成員的所在地均不在本澳，難以反映利害關係人以本澳為家庭生活中心。

(7) 申請人指其需要照顧年紀老邁的父母，所以未能長期留澳。然而，申請人於聽證程序中並未提交任何尊親屬的疾病證明，亦未有任何文件反映其尊親屬日常生活需要被照顧又或必須由申請人親自照顧，因此，未能體現當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8) 申請人、配偶和兩名卑親屬於 2013 年 8 月 29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自該日起便具條件於本澳開展其等的日常事務，申請人及配偶決定留在內地工作屬其個人選擇，且申請人作為未成年卑親屬之法定代理人，為著卑親屬在本澳居留之效力，亦應為其履行通常居住澳門之

規定提供必要的協助及安排，但申請人卻安排卑親屬在內地生活及就讀，因己意選擇不在澳門居住不屬於合理障礙。

(9) 申請人表示其本人及家團成員顯然並不知悉長期居留在澳門的日數不足會導致居留許可失效，故本局擬作出之不利認定沾有違反善意原則之瑕疵。須指出，在澳門通常居住以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要件為法律所規定，屬於強制性法律規範，故利害關係人應自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起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為確保利害關係人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不論在有關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審批期間或已批准有關續期申請，本局有義務對於利害關係人是否維持法律所規定的要件作出調查，及在證實利害關係人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時依法作出取消或宣告失效的行政行為，或不批准有關續期申請。

(10) 而事實上，申請人分別於臨時居留許可首次申請及兩次的續期申請中，在有關申請書的聲明部分簽署知悉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須遵守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見第 5 及 287 至 288 頁)，而且澳門《民法典》第五條明確表明任何人對法律之不知或錯誤解釋，不構成其不遵守法律之合理理由，且不排除其承受法律所規定之制裁，因此，申請人表示不知悉長期居留在澳門的日數不足會導致居留許可失效並不屬於合理原因。

(11) 經進行聽證程序後，申請人未有透過書面回覆否認利害關係人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未有於本澳通常居住的事實，亦未見其他導致利害關係人未能在澳門居住的合理原因，綜合上述情況，反映上述利害關係人沒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

11. 鑒於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然而，按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資料顯示，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大部份時間不在本澳，經進行聽證程序，且經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四條第四款所指之各種情況，顯示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在臨時居留許可期間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故建議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行政長官透過第 3/2020 號行政命令第一款所授予的權限，並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三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三)項及第三款之規定，不批准申請人 **A(A)**、配偶 **B(B)**及卑親屬 **C(C)**和 **D(D)**是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 * *

IV – FUNDAMENTOS

A propósito das questões suscitadas pelo Recorrente, 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junto deste TSI teceu as seguintes doughts considerações:

“(…)

1.

A, B, C e D, melhor identificados nos autos, vieram instaurar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do acto d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que indeferiu o pedido de renovação das respectivas autorizações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AEM), pedindo a respectiva anulação.

A Entidade Recorrida apresentou contestação na qual pugnou pela improcedência do recurso contencioso.

2.

(i.)

O acto recorrido baseou-se na aplicação subsidiária,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artigo 23.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das normas da alínea 3) do n.º 2 e do n.º 3 do artigo 43.º da Lei n.º 16/2021, em virtude de, segundo a Administração, os Recorrentes não terem mantido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entre 1 de Janeiro de 2017 e 31 de Dezembro de 2020.

(ii.)

Começam os Recorrentes por alegar que no período em causa não residiram em Macau em virtude de justo impedimento ou motivo de força maior.

Parece-nos que os Recorrentes não têm razão quanto a este primeiro fundamento do seu recurso.

O facto de o primeiro e a segunda Recorrentes terem optado, legitimamente, por exercerem as respectivas actividades profissionais fora de Macau não constitui, como é bom de ver, justo impedimento quanto à falta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uma vez que, por definição e como resulta do disposto no artigo 96.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que contem a respectiva definição legal, esse justo impedimento ser um facto não imputável ao interessado.

Também não houve motivo de força maior que tenha impedido os Recorrentes de residirem em Macau, por um lado, porque, mesmo durante o ano de 2020, as medidas de controlo nas fronteiras devido à pandemia de covid-19 não

impediram a circulação entre o Interior da China e a RAEM, e, por outro lado, porque, mesmo que não houvesse qualquer limitação, os Recorrentes nem por isso passariam a residir em Macau. Não há, pois, qualquer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aquelas medidas de controlo nas fronteiras falta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em Macau por parte dos Recorrentes, pelo que não se pode dizer que tal ausência se ficou a dever a caso de força maior.

(iii.)

Os Recorrentes invocam também a existência de erro n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 lei por parte da Administração, em virtude de considerarem que, contra o entendimento desta, reúnem os requisitos para 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porquanto, segundo dizem, o n.º 2 do artigo 19.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indica um único requisito para a aquela renovação, qual seja a manutenção dos pressupostos que fundamentaram o deferimento do pedido inicial.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não é assim.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artigo 23.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3/2005, aos interessados que requeiram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nos termos desse diploma é subsidiariamente aplicável o regime geral de entrada, permanência e fix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o qual, actualmente, consta da Lei n.º 16/2021. Ora, segundo o disposto na alínea 3) do n.º 2 do artigo 43.º da mencionada Lei, a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epende da manutenção, por parte do titular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Assim, para além da manutenção dos pressupostos que fundamentaram o pedido inicial, é também essencial que o interessado, caso queira ver deferido o seu pedido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mantenha a sua residência habitual na RAEM.

(iv.)

Alegaram também os Recorrentes que houve, por parte da Administração, uma errada aplicação da lei no tempo, uma vez que, a antes referida Lei n.º 16/2021 não estava em vigor no momento em que formularam os pedidos de renovação das

autorizações de residência.

Não nos parece que este fundamento possa proceder.

Na lição que se colhe na jurisprudência portuguesa, «em direito administrativo, ao princípio *tempus regit actum* é geralmente imputado o sentido de que 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se regem pelas normas em vigor no momento em que são praticados, independentemente da natureza das situações a que se reportam e das circunstâncias que precederam a respectiva adopção». É, assim, o momento da perfeição do acto que fornece o critério temporal para a determinação da lei aplicável: aplicar-se-á a velha ou nova lei, conforme aquele momento for anterior ou posterior ao começo de vigência desta, uma vez que, só pelo acto perfeito se concretizam as situações jurídicas abstractas, dando lugar ao nascimento, em proveito dos indivíduos, de interesses actuais e precisos que as novas leis não podem atacar sem prejuízo da harmonia social e da segurança individual.

«O princípio do *tempus regit actum* interpretado com este alcance legitima a aplicação do *ius superveniens* às situações que aguardem a prática de um acto administrativo, independentemente da sua natureza, do momento em que o procedimento se tenha desencadeado e das eventuais contingências por que possa ter passado. Ponto é que a lei nova tenha entrado em vigor em momento anterior àquele em que o acto administrativo vem a ser praticado.

O argumento comumente utilizado para fundamentar esta construção assenta no pressuposto de que a lei nova tutela melhor o interesse público que à Administração cabe prosseguir do que a lei antiga» (cfr. o acórdão do Supremo Tribunal Administrativo português de 6.3.2008, processo n.º 560/07, disponível online).

Ora, no caso em apreço, o acto recorrido foi praticado em momento em que já se encontrava em vigor a Lei n.º 16/2021, pelo que se impunha a sua imediata aplicação à situação, tal como veio a ocorrer.

(v.)

Finalmente, alegam os Recorrentes que a Administração procedeu a uma errad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 lei uma vez que, à luz do n.º 5 do artigo 43.º da Lei n.º 16/2021, é de considerar que os Recorrentes residem habitualmente em Macau.

Vejamos.

De acordo com a norma contida no n.º 5 do artigo 43.º da Lei n.º 16/2021, «[p]ara efeitos da alínea 3) do n.º 2, considera-se que não deixa de ter residência habitual o titular que, embora não pernoite na RAEM, aqui se desloque regular e frequentemente para exercer actividades de estudo ou profissional remunerada ou empresarial».

Como se vê, a lei procedeu a uma definição de residente habitual para efeitos de manutenção e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que é bem mais ampla do que aquela que vinha sendo decantada pelos Tribunais: à luz da lei é também residente habitual quem em Macau exerce uma actividade académica, profissional ou empresarial e que, por causa do exercício dessa actividade, aqui se desloca regular e frequentemente.

Este último requisito necessário ao preenchimento do conceito legal de residente habitual é caracterizado pela respectiva imprecisão e indeterminação, embora não nos pareça que, através da respectiva utilização, o legislador tenha pretendido conferir discricionariedade à Administração. Com efeito, julgamos não se poder dizer que o tipo de valoração que o conceito suscita faça apelo à experiência e a apreciações que são próprias da Administração, nem a um saber específico da Administração, nem a uma especial preparação técnico-científica do órgão administrativo ou a uma legitimação especial da autoridade responsável pela decisão, nem, finalmente, a um juízo de prognose ou de avaliação prospectiva associado à descrição do núcleo típico de competências de determinada autoridade administrativa (sobre este ponto, PEDRO COSTA GONÇALVES, *Manual de Direito Administrativo*, volume I, Coimbra, 2020, pp. 257-258). Significa isto, pois, que na densificação casuística do conceito não caberá à Administração a última palavra, podendo os tribunais, em sede contenciosa, sindicar com plenitude o modo como a Administração actuou.

A partir da análise dos elementos de facto que a leitura dos autos permite colher, em especial os registos de entradas e tempos de permanência em Macau por parte dos Recorrentes, não nos parece que se possa concluir que os mesmos, entre 1 de Janeiro de 2017 e 31 de Dezembro de 2020, se tenham deslocaram a Macau com

regularidade e frequência, pelo que não se mostra preenchido um dos requisitos do conceito legal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plasmado no n.º 5 do artigo 43.º da Lei n.º 16/2021.

3.

Face ao exposto, salvo melhor opinião, somos de parecer de que 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

Quid Juris (法律上如何解決之)?

Concordamos com a douda argumentação acima transcrita da autoria do Digno. Magistrado do MP junto deste TSI, que procedeu à análise de todas as questões levantadas, à qual integralmente aderimos sem reservas, sufragando a solução nela adoptada, e além disso, acrescentamos ainda o seguinte:

No processo nº 136/2023 (com acórdão proferido em 30/11/2023), tecemos as seguintes considerações:

“(…)

關於透過投資而欲取得澳門居留權引起的訴訟，由過去零散的個案，近年數以百計地大增，原因是行政當局的主管部門開始處理積壓了多年的有待審批的個案(其中絕大部份都否決當事人的居留續期申請)，引致案件上訴急增。

另一方面，自澳門特區成立之後，政府對這方面的法律制度先後作出多次修改，而主管部門(主要是「貿促局」)在處理這類個案及適用法律上又往往不統一，加上在某些個案裏，「貿促局」經過多年(甚至十年)之後才對當事人的請求(臨時居留證的續期)作出決定，以致當事人現在才向法院提出司法上訴，而現在又已有新的法律在生效(而非當年申請人提出續期時生效的法律)，這種種情況引致在法律適用方面出現不少問題，尤其是用何種標準對相關事實作出分析及認定，行政當局認為自己準確地適用相關的法律，而當事人則認為自己完全遵守了當年法律所定之要求，故其請求獲應批准。

有鑑於此，我們簡單地看看規管這方面的法規(主要的部份，並非全部)及其演進過程。

序號	法規及名稱	規範的內容	生效日期	備註
1	12月17日第50/83/M號法令	當年首次允許透過投資取得澳門的居留權	自1984年1月1日起生效	
2	1月28日第3/84/M號法令	完善及修正上述法令之制度(承認上引法令有不正之處)	追溯至1984年1月1日起生效	(廢止上述法令)
3	3月27日第14/95/M號法令	完善當年生效的制度，購買價值不少於澳門幣一百萬的不動產可申請居留權	自1995年4月1日起生效	(廢止上述法令)
4	3月17日第4/2003號法律	訂立「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	自2003年4月17日起生效	(廢止上述法令)
5	4月4日第3/2005號行政法規	訂立「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留制度」	即日開始生效	
6	8月16日第16/2021號法律	訂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轄、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	公佈後90日起生效(即自2021年11月14日起生效)	廢止3月17日之第4/2003號法律
7	5月29日第7/2023號法律	訂立「人才引進法律制度」	自2023年7月1日起生效	

或我們可以將規管這方面的法規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 (1) - 12月17日第50/83/M號法令；
- (2) - 1月28日第3/84/M號法令；
- (3) - 3月27日第14/95/M號法令。

第二階段：

- (1) - 3月17日第4/2003號法律；

(2) - 4 月 4 日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

(3) - 8 月 16 日第 16/2021 號法律。

第三階段：

5 月 29 日公佈第 7/2023 號法律

由於第一階段及第三階段的法規皆同本個案無關連，故在此無需作詳盡之分析。(…)

*

現在我們將焦點放第二階段內所公佈的法律制度，卷宗資料顯示，上訴人作出下述的行為：

(1) - 2013 年 8 月 29 日首次申請居留權(見主案第 16 頁文件)；

(2) - 2019 年 4 月 24 日為居留證有效期之最後一日；

(3) - 2019 年提出續期申請；

(4) - 2023 年 1 月 20 日經濟財政司司長作出否決之批示(見第 15 頁)。

現在須分析應適用哪條法律適用及如何準確適用有關的準則。

*

被上訴實體在其理由說明方面(該意見書獲被上訴實體同意)指出：

「(…)

(1)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補充適用的第 16/2021 號法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三)項之規定，利害關係人應在臨時居留期間維持申請居留許可的前提或要件、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以及在澳通常居住；

(2) 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四條第四款規定：在斷定利害關係人是否已不再通常居於澳門時，須考慮其個人情況及不在澳門的情況，包括：(一)不在澳門的原因、期間及次數；(二)是否在澳門有慣常住所；(三)是否受僱於澳門的機構；(四)其主要家庭成員，尤其是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所在；

(3) 根據 2017 年至 2020 年間的出入境記錄，申請人的留澳日數分別為 24、24、

45 及 7 日，4 年間每年入境澳門次數分別為 5、5、12 及 1 次，每次留澳 2 至 10 日不等；配偶 **B** 於上述期間的留澳日數分別為 18、11、23 及 0 日，每年入境澳門次數分別為 5、3、7 及 0 次，四年間每次留澳 2 至 4 日不等，自 2019 年 11 月 2 日離開澳門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沒有任何入境澳門記錄；卑親屬 **C** 於上述期間的留澳日數分別為 7、7、10 及 0 日，每年入境澳門次數分別為 2、2、3 及 0 次，每次留澳 2 至 4 日不等，自 2019 年 11 月 2 日離開澳門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再沒有任何入境澳門記錄；卑親屬 **D** 於上述期間的留澳日數分別為 7、7、4 及 0 日，每年入境澳門次數分別為 2、2、1 及 0 次，每次留澳 3 至 4 日不等，自 2019 年 2 月 9 日離開澳門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再沒有任何入境澳門記錄，根據利害關係人的出入境記錄，顯示其等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大部份時間不在澳門；

(4) 根據申請人透過臨時居留申請書，申報其本人、配偶及兩名卑親屬均居住於“廣東省 XXX”（見第 1、9 至 11 頁），再配合利害關係人入境本澳的期間及次數，難以反映其等在澳門設有慣常居所。

(5) 根據申請人在臨時居留申請書上申報的家庭狀況資料（見第 3 至 4 頁），申請人自 2009 年起受聘於“河源市 YYY 有限公司”擔任“總經理”，其配偶自 2009 年起受聘於同一機構擔任“出納員”，再加上申請人在書面回覆中附上“XXX 有限公司”從 2013 年起聘請其為公司駐廣東地區業務代表之聲明書，反映申請人及配偶的工作中心不在本澳，除此之外，卑親屬 **C** 和 **D** 自 2009 年起一直就讀於河源市，由此可反映，其等的日常事務並未圍繞本澳開展，亦未有以本澳為生活中心。

(6) 另外，根據申請人申報的家庭狀況資料，申請人、配偶、尊親屬和兩名卑親屬目前均居住於中國廣東（見第 3 至 4 頁），綜觀整個家庭的主要成員的所在地均不在本澳，難以反映利害關係人以本澳為家庭生活中心。

(7) 申請人指其需要照顧年紀老邁的父母，所以未能長期留澳。然而，申請人於聽證程序中並未提交任何尊親屬的疾病證明，亦未有任何文件反映其尊親屬日常生活需要被照顧又或必須由申請人親自照顧，因此，未能體現當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8) 申請人、配偶和兩名卑親屬於 2013 年 8 月 29 日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自該日起便具條件於本澳開展其等的日常事務，申請人及配偶決定留在內地工作屬其個人選擇，且申請人作為未成年卑親屬之法定代理人，為著卑親屬在本澳居留之效力，亦應為其履行通常居住澳門之規定提供必要的協助及安排，但申請人卻安排卑親屬在內地生活及就讀，因己意選擇不在澳門居住不屬於合理障礙。

(9) 申請人表示其本人及家團成員顯然並不知悉長期居留在澳門的日數不足會導致

居留許可失效，故本局擬作出之不利認定沾有違反善意原則之瑕疵。須指出，在澳門通常居住以維持臨時居留許可的要件為法律所規定，屬於強制性法律規範，故利害關係人應自獲批臨時居留許可起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為確保利害關係人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不論在有關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審批期間或已批准有關續期申請，本局有義務對於利害關係人是否維持法律所規定的要件作出調查，及在證實利害關係人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時依法作出取消或宣告失效的行政行為，或不批准有關續期申請。

(10) 而事實上，申請人分別於臨時居留許可首次申請及兩次的續期申請中，在有關申請書的聲明部分簽署知悉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須遵守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見第 5 及 287 至 288 頁)，而且澳門《民法典》第五條明確表明任何人對法律之不知或錯誤解釋，不構成其不遵守法律之合理理由，且不排除其承受法律所規定之制裁，因此，申請人表示不知悉長期居留在澳門的日數不足會導致居留許可失效並不屬於合理原因。

(11) 經進行聽證程序後，申請人未有透過書面回覆否認利害關係人在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未有於本澳通常居住的事實，亦未見其他導致利害關係人未能在澳門居住的合理原因，綜合上述情況，反映上述利害關係人沒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

11. 鑒於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然而，按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資料顯示，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大部份時間不在本澳，經進行聽證程序，且經綜合考慮第 8/1999 號法律第四條第四款所指之各種情況，顯示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在臨時居留許可期間沒有在澳門通常居住。故建議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行政長官透過第 3/2020 號行政命令第一款所授予的權限，並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三條補充適用第 16/2021 號法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三)項及第三款之規定，不批准申請人 **A(A)**、配偶 **B(B)**及卑親屬 **C(C)**和 **D(D)**是次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如上所述，上訴人於 2019 年 6 月 4 日提出續期申請，當年生效及適用之法規為 3 月 17 日第 4/2003 號法律及 4 月 4 日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如果當年按正常規則在九十天內完成行政程序應適用這兩份法規。應引用第 19 條第 2 款第 2 項，該條文的內容為：

「二、續期所給予的有效期與最初許可居留的有效期相同；利害關係人本人須維持其最初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前提，方獲給予續期，但

下列情況例外：

(一) (...)

(二) 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及管理人員的居留許可的續期，不取決於須維持提出最初申請時所依據的合同聯繫，只要利害關係人證明受僱從事新職業及已履行有關稅務義務。」

然而，「貿促局」作成意見書的日期為 2022 年 3 月 21 日，該意見書於 2023 年 1 月 20 日獲被上訴實體(司長)同意，當時第 16/2021 號法律已開始生效。

當年生效的是 3 月 17 日第 4/2003 號法律，其中第 9 條規定：

「一、行政長官得批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

二、為批給上款所指的許可，尤其應考慮下列因素：

(一) 刑事犯罪前科、經證實不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或本法律第四條所指的任何情況；

(二) 利害關係人所擁有的維生資源；

(三)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之目的及其可能性；

(四) 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或擬從事的活動；

(五) 利害關係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親屬關係；

(六) 人道理由，尤其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缺乏生存條件或家庭輔助。

三、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

第三款的葡文文本為：

「3. A residência habitual do interessado na RAEM é condição da manuten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立法者只是說“是”維持的條件，無使用任何強調或加強的修飾詞彙，例如：必須。

在第 3 款內立法者指出“通常居住”(residência habitual)是維持許可的條件。

如何了解這個“通常居住”就成為爭議的焦點之一。

因為立法者並無直接界定“通常居住”(residência habitual)這個概念。客觀言之，在理論(抽象)層面上訂立一個適用於任何情況之準則，亦非易事，故只能交由行政當局去填充這個非典型的不確定概念。

何謂“通常居住”？

在 7 月 2 日第 473/2019 號案中我們曾寫道：

“(…)

1) - ***Conceitos imprecisos classificatórios:***

a) ***Noção:*** conceitos que se referem a situações individualizáveis como constitutivas de uma classe, quer dizer, soma de acontecimentos substancialmente idênticos. ***Exemplos:*** “noite”, “legítimo possuidor”, “primavera”, “usos da terra”, etc.

b) Os conceitos imprecisos classificatórios ***não concedem discricionariedade***: são conceitos em que a imprecisão se dissolve mediante o recurso à experiência comum ou a conhecimentos científicos (conceitos *descritivo-empíricos*), que remetem para figuras de contornos elásticos (ex. “legítimo possuidor”, “funcionário”) ou que se referem a situações definíveis por circunstâncias de tempo e lugar (ex. “usos da terra”). *Quer dizer*, a imprecisão dissolve-se em sede de interpretação, logo o Juiz pode repetir a interpretação feita.

2) - ***Conceitos imprecisos-tipo:***

a) ***Noção:*** conceitos que invocam um tipo difuso de situações da vida, em relação ao qual os acontecimentos concretos se projectam como manifestações ou expressões (não pretendem referir-se à totalidade do grupo

de situações mas só dar uma imagem significativa). **Exemplos:** "*medidas necessárias*", "*inundação grave*", "*publicações perigosas*", etc.

b) Os conceitos imprecisos-tipo são ***uma forma de conceder discricionariedade***. E é irrelevante que a imprecisão apareça na *hipótese* ("*publicações perigosas*" , "*inundação grave*" , etc.) ou na estatuição ("*medidas necessárias*", "*agir em conformidade*" , etc).

Nestes termos, não nos parece existir dúvida que o conceito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é um conceito indeterminado classificatório e como tal não confere à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poder discricionário em sentido técnico-jurídico administrativo.

Ou seja, as considerações produzidas pela Entidade Recorrida nestes termos são sempre controláveis e controladas pelo Tribunal.”

“(…)”

“Isto por um lado, por outro,

Importa saber como se deve entender por residência habitual e se ele admite ou não alguns desvios.

Residência habitual - é onde a pessoa vive normalmente, onde costuma regressar após ausências mais curtas ou mais longas (Mota Pinto. *Teor. Ger. Dir. Civ.*, 3.^a ed.-258).

Residência permanente – é o local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estável e duradouro de qualquer pessoa, ou seja a casa em que a mesma vive com estabilidade e em que tem instalada e organizada a sua economia doméstica, envolvendo, assim, necessariamente, fixidez e continuidade e constituindo o centro da respectiva organização doméstica referida (Ac. R.L. de 17-1-78: *Col. Jur.*, 3.^o -42).

É de ver que existe alguma diferença entre residência habitual e resid

ência permanente.

Para densificar o conceito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não basta o critério de presença física da pessoa em causa, porque podem existir vários motivos que determinam a ausência prolongada de Macau por parte da interessada, por exemplo (considerações por nós tecidas também constam do acórdão do Processo nº 473/2019, de 2/7/2020):

a) – Por motivo de reciclagem ou estudo profissional (*ou, no caso de ser empregado, pode ser mandado pela companhia que recrutou o requerente*) para frequentar qualquer curso de especialidade fora de Macau durante 6 ou mais tempo;

b) – Ou, *no caso de ser empregado*, por motivo profissional o interessado vai ser destacado para uma companhia filial situada fora de Macau para desempenhar determinada função altamente técnica durante 6 meses ou mais tempo;

c) – Ou por motivo de doença prolongada e internada em estabelecimento hospitalar fora Macau para receber tratamentos adequados durante 6 meses ou mais tempo;

d) – Ou porque a interessada tem filhos menores ou ascendentes que carecem de cuidado especial fora de Macau por causa de doença ou saúde durante 6 meses ou mais tempo, e a interessada precisa de ficar lá para cuidar deles.

Tudo isto pode acontecer e que obriga a ausência prolongada de Macau por parte da interessada.”

“(…)”.

“Se o conceito de residência habitual é um conceito jurídico, cujo preenchimento solicita constatação de dados empíricos e circunstanciados, pergunta-se então, admitem-se algum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a interessada, tendo ligação afectiva e duradoura com a comunidade de Macau, mas não pernoita aqui (temporariamente), pode considerar-se que ela preenche este requisito? (...)” .

上述思維亦適用於本案。

*

一如上文所述，被上訴實體並非在第 4/2003 號法律生效期內對續期申請作出決定(該法律生效至 2021 年 11 月 13 日)，而是在另一條新法律生效後才作出決定—就是 8 月 16 日第 16/2021 號法律(後者於公佈後 90 日開始生效(一即自 11 月 14 日起生效))，其中第 97 條規定：

「一、符合以下規定的人，可申請按第四十三條第五款規定對其法律狀況進行重新評估：

(一)利害關係人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申請簽發居留證明文件或展開居留許可續期行政程序，但截至本法律生效之日尚未獲決定；

(二)居留許可持有人被拒絕續期或被宣告居留許可失效，但截至本法律公佈之日相關決定尚未轉為確定。

二、上款所指的申請最遲應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遞交，逾期將導致初端拒絕受理。

三、適用本條規定作出的行政決定所涉及的利害關係人已採取行政訴訟手段時，為變更及消滅訴訟程序方面的效力，負責組成卷宗的機關應及時將相關決定告知審理案件的法院。」

另外，與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相關的內容，現規範在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內，其中規定：

「一、如發生或嗣後得知有理由將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許可的持

有人按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列為不受歡迎人士的事實，由行政長官以批示廢止其居留許可。

二、屬下列情況，行政長官得以批示廢止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

(一) 居留許可持有人在獲許可後：

(1) 出現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任一狀況，且相關犯罪可判處超過一年的徒刑；

(2)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犯罪而被判刑超過一次，不論相關刑罰幅度為何；

(二) 居留許可持有人在獲許可前曾被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外地的法院判處刑罰或保安處分，但在申請時並無提及該事實；

(三) 居留許可持有人不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又或不再符合給予居留許可所定的任一要件、前提或條件。

三、以上兩款所指的理由亦可適用於拒絕居留許可的續期或延期。

四、行政長官可將廢止居留許可的效力追溯至所依據的事實發生之日。

五、為適用第二款(三)項的規定，居留許可持有人頻繁及有規律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就學、從事有償職業活動或從事企業活動但沒有留宿，不視為不再通常居住。

六、在上款所指的情況下，如利害關係人的職業住所地點發生變更，應按第四十一條的規定通知治安警察局。」

細心分析上述條文的內容，不難發現：

1)－ 在第一款所述之情況下，立法者授予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一個羈束權力(*poder vinculado*)，即後者無選擇的空間，當符合事實前提時，只能作出廢止的決定。

2) – 不同的是，在第 2 款所述之情況下，立法者授予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一個自由裁量權(poder discricionário)，後者有選擇的空間，可以廢止，亦可以不廢止，一切視實際情況及選擇一個對保護公共利益最為有效的決定。

*

另外，從上文可以得知立法者思維的另一個轉變：由原來無對有關“通常居住”這個概念的內涵作細化，現在改為在第 16/2021 號法律內提供一些參考及例列性的解釋元素，進一步“擴闊”“通常居住”(residência habitual)這個概念的解釋內涵。然而，依照第 43 條之內容，並非無限制地擴闊有關概念，立法者亦列出一些要件(例如)：

(1) 頻繁及規律性地進入澳門；

(2) 在澳門從事一種有報酬的活動或就業或職業培訓，即使不在本澳過夜，亦視為符合“通常居住”這個概念。

*

事實上，在填充“通常居住”這個概念時，不能用單一的準則處理，例如不能盲目僅使用 183 日作為唯一準則界定某人是否以澳門作為通常居住地，否則可能出現與立法原意或目的背道而馳的結果。例如立法者的目的是吸引資金或人材進入澳門，符合一定準則的人士可獲批居留權，例子：一間大型跨國企業的老闆，又或一名在某方面有專長的院士，兩人都想在澳門投資或將其專長貢獻給澳門社會，但在其原居地或外國已有大型的投資項目及公司或居所，要求這些人每年必須在澳門逗留 183 天或以上，可能難以實現，直接言之，只會將這些拒之門外，如是者，立法者的目的根本無法實現。

所以，我們認為：

(1) – 原則上，獲批居留權的人士須以澳門為生活中心，所以無論在首次獲批，或有關證件續期時，有權限當局應按照適用的法律提醒有

關人士，以免給人感覺「事後補做」(或遊戲結束時才告訴當事人遊戲規則)。

(2) – 因為一些特殊原因或狀況，而且附具充份的證據，可以不要求獲批人士在澳門每年居住 183 日或以上，一如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所述的一些情況，因應每宗個案，以事實為依據作出全面、準確及客觀的分析及判斷。尤其是在否決當事人的請求時，應附充份的理由說明。

*

在本個案裏，上訴人恰巧相反，長期不在澳門生活，但主張仍以澳門為常居地，在這個問題上舉證責任在於上訴人方。

按照上文視為既證之事實列，不難發現：

(1) – 上訴人並沒有以澳門作為生活的中心地；

(2) – 雖然上訴人指出因工作需要，長時間留在內地，而未成年子女亦跟隨其在內地生活，但並無提出充份證據證明其必須留在內地工作，另外，在其提出申請時，應知道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已有將澳門作為通常居住地這一要求，相同的準則見於 8 月 16 日之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內。

在本個案裏，被訴實體乃引用第 43 條第 2 款第 3 項作出決定，行使法律賦予之自由裁量權，其中清楚指出上訴人不符合法定之續期要件，該決定不見過當或明顯錯誤。

綜上所述，裁定上訴人之理據不成立，維持被上訴之決定。

*

裁判要旨(síntese conclusiva)：

I – “通常居住”地是指一個人生活所在的地方，指個人及職業的中心地，無論離開多長時間，最終亦會返回之地方。關於常居地，葡萄牙學者亦指出：“é onde a pessoa vive normalmente, onde costuma regressar após ausências mais curtas ou mais longas (Mota Pinto. *Teor. Ger. Dir. Civ.*, 3.^a ed.-258).”

II – 無論 3 月 17 日之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或 8 月 16 日之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皆要求獲得臨時居留澳門之人士須以澳門為“常居地”。

III - 細心分析 8 月 16 日之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第 2 款之內容，應得出下述之結論：

1) – 在第一款所述之情況下，立法者授予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一個羈束權力(*poder vinculado*)，即後者無選擇的空間，當符合事實前提時，只能作出廢止的決定。

2) – 不同的是，在第 2 款所述之情況下，立法者授予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一個自由裁量權(*poder discricionário*)，後者有選擇的空間，可以廢止，亦可以不廢止，一切視實際情況及選擇一個對保護公共利益最為有效的決定。

IV – 在申請澳門臨時居留權續期事宜方面，我們認為：

(1) – 原則上，獲批居留權的人士須以澳門為生活中心，所以無論在首次獲批，或有關證件續期時，有權限當局應按照適用的法律提醒有關人士，以免給人感覺「事後補做」(或遊戲結束時才告訴當事人遊戲規則)。

(2) – 因為一些特殊原因或狀況，而且附具充份的理由說明及證據，可以不要求獲批人士在澳門每年居住 183 日或以上，一如第 16/2021 號法律第 43 條所述的一些情況，行政當局應因應每宗個案，以事實為依據作出全面、準確及客觀的分析及判斷，尤其是在否決當事人的請求時，應附充份的理由說明。

*

Tudo visto, resta decidir.

* * *

V - DECISÃO

Em face de todo o que fica exposto e justificado, os juízes do TSI acordam em **julgar improcedente o recurso**, mantendo-se a decisão recorrida.

*

Custas pelos Recorrentes que se fixam em 6 UCs (unitárias).

*

Notifique e Registe.

*

RAEM, 11 de Janeiro de 2024.

Fong Man Chong
(Relator)

Ho Wai Neng
(1º Adjunto)

Tong Hio Fong
(2º Adjunto)

Mai Man Ieng
(Procurador-Adjunto)